

永井荷風

竞艳

腕くらべ

「目」永井荷風——著

谭晶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太平寶鑑

竟地

之

竞艳

〔日〕永井荷风

——
著

谭晶华

——
译

腕くら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艳 / (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

(永井荷风小说精选)

ISBN 978-7-5327-7590-3

I.①竞… II.①永…②谭…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118号

根据岩波书店1971年版《荷风全集》译出

竞艳

艶くらべ

[日]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COMPUS·汐和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yiwen.com.cn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94,00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590-3/I·4648

定价: 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601369

前言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着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一九〇三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欧洲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齟齬，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闷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主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狱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国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一九〇

八)和《法国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时期。他应夏目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永井荷风的小说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竞艳》(一九一六)、《梅雨时节》(一九三一)和《濠东绮谭》(一九三七)等,此外他还著有随笔集《江户艺术论》(一九二〇)、《雨潇潇》(一九二二)、《下谷丛话》(一九二六)、《荷风随笔》(一九三三)及一些剧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一九五二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谭晶华译)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姑娘园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

摒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濠东绮谭》（谭晶华译）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濠东绮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

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势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面对警察的无理盘查和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誕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声，而噪声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讲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样”。“五一五事件”^①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年的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军青年将校和“爱乡塾”学生对政府腐败和《伦敦条约》削弱了日本海军力量一事不满，为建立军事政权而发动兵变。兵变军人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犬养毅首相。事件后日本军部势力增强，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

《梅雨时节》（郭洁敏译）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濠东绮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还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谭晶华译）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写出了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濠东绮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

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①（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火花》一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

另外，永井荷风还写有《积雪消融》（谭晶华译）和《两个妻子》（谭晶华译）等中短篇小说。

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

^①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图谋杀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处死。

绝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

谭晶华

目录

前言 / I

- 一 幕间 / 1
- 二 极品 / 9
- 三 鸭跖草 / 16
- 四 迎魂火 / 24
- 五 白日梦 / 36
- 六 结棉 / 46
- 七 晚霞 / 51
- 八 枕之咎 / 58
- 九 演出 / 67
- 十 观剧席一隅 / 73
- 十一 菊尾花 / 81
- 十二 半夜骤雨 / 94
- 十三 归途 / 105
- 十四 浅草 / 113

- 十五 宜春亭 /121
- 十六 上演首日（上） /127
- 十七 上演首日（下） /133
- 十八 今昨两天 /138
- 十九 保名 /146
- 二十 晨浴 /150
- 二十一 忙乱 /157
- 二十二 如此这般 /162

一 幕间

趁幕间休息出来蹀躞的人们把帝国剧场的走道塞得拥挤不堪，大厅的楼梯上，一位正朝上走的艺妓和往下走的绅士险些撞个满怀，互相对视的俩人都不由吃了一惊。

“哎呀，吉冈先生哪！”

“喔，是你呀。”

“真是久违了！”

“你还在当艺妓吗？”

“从去年年底开始……又干上了。”

“原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真是好久不见了。”

“打那以后，我停业正好七年。”

“嗨，已经七年过去啦！”

再次开演的铃声响了，出来闲逛的人急着返回各自的座位，走廊里一时间显得更加混乱。那艺妓在为这种局面不会引人注目而感到庆幸似的，稍稍凑近绅士，仰着脸说：“您一点儿没变嘛！”

“哪里！你才越发显得年轻啊！”

“哎，您真会开玩笑，已到了这把年纪……”

“真的，完全没变哪！”

吉冈注视着女人的脸，真有点不可思议似的。想到以前她当艺妓时才十七八岁，加上过去的这七年，如今该有二十五六岁了。但是她眼前的姿色与雏妓出身刚成为艺妓那阵子别无二致。不胖不瘦的身材，水灵灵的大眼睛，丰腴的脸颊上仍然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露出右边的犬齿微笑的嘴角边依旧保留着几分孩子般的纯真。

“日后再拜访您好好聊聊。”

“你现在用什么艺名啊？还是原先的名字吗？”

“不，现在我叫驹代了。”

“是嘛，以后我会请你的。”

“多谢您……”

舞台上早已响起梆子的敲击声，驹代沿着走廊向右拐去，快步走向自己的座位。吉冈同样快步朝左边相反的方向离去时，突然想起了什么，猛然站定回首望去，走廊里只有领座的小姑娘和小卖部的女人在晃悠，驹代已踪影全无。吉冈顺势在走廊上的凳子上坐下，点燃一支烟，不由得回想起七八年前的事来。二十六岁打学校毕业后，吉冈去西方留学了两年后进了现在供职的公司，一想到这六七年来自己为公司如此拼命工作，他真感到自豪。曾染指于股票，积蓄了财产，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他也痛快地玩乐过、豪饮过，却竟然不曾搞垮身体。如同他历来得意非凡地对人自夸的那样，他的身子骨天天是日理万机，丝毫没有回顾往事的闲暇和机会。然而，今晚偶然邂逅了学生时代使自己最早懂得艺妓的那个女人后，吉冈居然首次追怀起遥远的过去来，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

混沌初开时的吉冈觉得艺妓个个都是绝代美人，若是艺妓跟自己搭上句话，着实会叫人喜不自禁。如此清纯的心情，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了——吉冈听着舞台上传来的三弦伴奏音乐，回想起当年首次涉足新桥冶游时的情景，颇感好笑，不觉忍俊不禁。再联想到自己以往纵情欢乐、放浪不拘的经历，简直是羞与人言，同时自己又是那么万事小心谨慎，工于心计，想来不禁滋生出一种不好意思的奇妙感觉。本人在这方面竟然也如此乖巧机灵，吉冈似乎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对那些琐碎小事太过用心了。

或许恰如吉冈所思，他进入现在这家公司还不到十年，却早早地被拔擢到营业股长的重要岗位。正因为被经理和董事们当作难得的人才，反而在同僚和下属间缺了人缘。

三年前吉冈开始关照一名在新桥挂出“凑家”招牌的艺妓力次，不过，他却并没有像常见的男人那样完全被她掌控。吉冈明白，力次的相貌平平，一目了然。虽然容貌不佳，而技艺却很扎实，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被人尊为大姐。吉冈觉得，在社会上工作、参加宴会应酬等，若有一两位能够掌控的艺妓对自己而言比较方便，又能省去不必要的花销，所以他才主动进攻，把力次搞到手。

吉冈还有一个形同小妾的情妇，她是位于滨町的颇为像样的名为“村咲”的招妓酒吧的女老板。以前她还在代地边的招妓茶馆当女招待那阵子，吉冈就像玩腻艺妓的男人会招惹意料之外的麻烦那样，趁着酒醉之时与之发生关系，酒醒后又开始追悔莫及，觉得上了女方的当。万一自己对茶馆女招待下手的事被平时经常在宴会上碰到的艺妓们知晓岂不糟糕。于是吉冈与对方约定对发生的一切保

密，今后不再纠缠不清，并决定由吉冈私下出资开办这家“村咲”酒吧。酒吧运气很好，生意兴隆，每晚座位供不应求。目睹这番盛况，吉冈觉得自己只顾提供数量不菲的资金，却不去女人处占点便宜，未免有些傻，便去喝了一两次酒，又不为人知地恢复了那种关系。那女人今年三十岁，肤色白皙、体态高大丰满。与良家妇女相比当然显得比较时髦，但是若与艺妓相比则品味差矣，总有一种浓厚的郁闷感。换言之，花街柳巷中的女招待们特有的健壮风流的体态举止，每当吉冈酒醉之时，不会打动他的情感，只会煽动他的淫欲。交媾之后，吉冈会立马感到后悔，继而又周而复始，藕断丝连，死灰复燃，最终，与女老板结下了无法解脱的孽缘。

比较了自己与别人种种复杂的关系之后，吉冈回想起当年驹代十八岁、自己二十五岁时两个人由不谙世事到逐渐熟悉亲密起来的纯真无邪的心情，不禁产生出一种观剧或读小说似的美感，正因为美妙，才令人滋生了有点不靠谱且不够真实、怪怪的感觉。

“嗨，原来你在这儿呀，刚才我还在到处找你呢。”

这是位身穿西服、身材矮小的肥胖男子，他似乎在二楼的餐厅里灌了不少威士忌，恰似财神爷的胖乎乎的圆脸涨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汗珠，“刚才来电话了。”

“哪儿来的？”

“老地方。”矮胖子认定四下别无他人，便在吉冈身边坐了下来，“看来近来没怎么光顾凑家嘛。”

“她的电话打到你那儿去了？”

“我以为是哪个姑娘呢，还自我得意了一番。谁知又是找你的，我可真没福分啊，哈哈……”